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七目錄

送鄭十校理

河南令舍池臺

池上絮

盆池五首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招楊之果一首

燕河南府秀才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書月

辛卯年雪

誰氏子

寄盧仝

李花二首

醉留東野

知音者誠希

莎柵聯句

雙鳥詩

石鼓歌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送陸暢歸江南

送無本師歸范陽

卷七凡二十七首起元和五年春守都官員外郎爲河南令迄六年並尚書職方員外郎還京師辛卯年雪以上五年作以下六年作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七

送鄭十校理

舊唐書鄭餘慶傳子翰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

以父輔官累年不仕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按送鄭十校理序云天子聚書集賢殿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愈為郎於都官事相公於居守生始進仕求告來寧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載酒肴席鼎門外盛賓客以饒之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公為都官元和四年六月詩中言為春景蓋五年作五年改河南今是在未改之先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讐天祿閣壽觴嘉節過歸騎春衫薄鳥嘒正交加楊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

去翔寥廓

台鼎

北史楊椿傳椿津年過六十竝登台鼎

新邑洛

書多士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校

雙

後漢書蔡倫傳選通儒詣東觀各讐校漢家法

天祿閣

三輔皇圖天祿閣藏典籍之所

翔寥廓

漢書司馬相如傳猶焦明已翔乎寥廓

河南令舍池臺

新唐書韓愈傳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改都官員外

郎即拜河南令按以下諸詩為河南令作

灌池繞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尺欲將層級壓籬落未許

波濶量斗碩

古石字

規摹雖巧何足誇景趣不遠真可惜長令

人吏遠趨走已有蛙黽助狼藉

斗碩

神異經西南大荒中有人知

人吏

南史庾於陵傳除東陽遂安令為人

蛙黽

越語鼃鼃魚鱉之與藉而鼃黽之與同階

藉

史記滑稽傳杯盤狼藉方云藉从艸說文

稱

曰草不編狼藉今本从竹漢書陸賈聲名藉甚孟康曰狼藉甚盛蓋古字如藉田皆只作藉而从艸从竹則沿義以生此當以藉爲正

###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  
楊花晴後自飛飛  
爲將纖質凌清鏡  
濕卻無窮不得歸

### 盆池五首

老翁真箇似童兒  
汲水埋盆作小池  
一夜青蛙鳴到曉  
恰如方口釣魚時

蛙鳴

南史孔珪傳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當兩部鼓吹

莫道盆池作不成  
藕梢初種已齊生  
從今有雨君須記  
來聽

蕭蕭打葉聲

藕梢

爾雅釋草荷  
芙渠其根藕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分散無踪影惟有魚兒作隊行

魚兒

韻表錄異邱中貯水即先買鮫魚子散於田內一二年後魚兒長大

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一聽暗來將伴侶不煩鳴喚鬪雄雌

聖得

說文聖通也按聖得難解或唐方言大抵如杜遮莫白格是之類頗多新書中又有實錄人語不能改文

者皆方言也揚雄方言一書甚有功惜後世無爲之者遂致世說新語中多不可曉而梁人劉峻之善注者亦惟有置之不論矣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纒添水數餅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

涵泳幾多星

涵泳

左思吳都賦  
涵泳乎其中

劉貢父詩話退之古詩高卓至律詩雖可稱善要有不工者老翁真箇似童兒直諧戲語耳或云盆池詩有天工如拍岸纒添水數餅一夜青蛙鳴到曉非意到不能作也

按劉與或兩說一言正一言變也大歷以上皆正宗元和以下多變調然變不自元和杜工部早已開之至韓孟好異專宗如北調曲子拗峭中見姿制亦避熟取生之趣也元白劉中山杜牧之輩不得其拗峭而惟取其姿制又成

格一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原注得起字按石洪墓誌洪字濟川能力學行退處東都洛上

十餘年河陽節度烏重裔以幣走廬下為佐河陽軍

又送石處士序云河陽節度使大夫烏公為節度之

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先生告行於常所來往東都之人士各為歌詩六韻愈為之序〔云〕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為河陽節度其日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月間也

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恃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種樹書

〔史記〕秦始皇紀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避世士

〔何承天〕樂府古有避世士抗志青霄

岑

鉅鹿常山

〔新唐書〕地理志邢州鉅鹿郡鎮州常山郡皆屬河北道〔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四年王承宗

反詔中人吐突承璀討之無功五年六月詔洗王承宗復其官爵

招楊之果一首

〔方云〕之果元和十一年進士閣本作之果或作衆之字說也〔云〕公為河

南令之果自山中來從公問學公惜其歸以詩招之

柏生兩石閒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  
平地馬羈入廐中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  
丈日以至馬悲罷還樂振迅矜鞍轡之罟南山來文字得我  
驚館置使讀書日有求歸聲我令之罟歸失得柏與馬之罟  
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罟歸入門思而悲之罟別我去  
能不思我為灑埽縣中居引水經竹閒囂譁所不及何異山  
中閑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魚先王遺文章綴緝實在余禮  
稱獨學陋易貴不遠復作詩招之罟晨夕抱飢渴

車蓋

釋名車蓋在上蓋覆人也

傷根

漢古詩采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

振迅

鮑昭舞鶴賦振迅騰

摧

失得

朱子曰失得之計觀於柏馬可見耳

百家書

夏侯湛抵疑頗闕六有經之文覽百家之學

肉與魚

史記孟嘗君傳馮驩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

綴緝

任昉王文憲集序

綴獨學陋

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不遠復

易復

卦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云時之眾猶未第故公以詩招之有柏馬之喻而後之工畫者遂作為柏石圖陳季常家藏之蘇內翰作詩為之銘曰柏生兩石開天命本如此又云韓子俯仰人但愛平地美又云君看此槎牙豈有可移理原公詩意蓋以喻之眾遊從問學以成其才故其下有獨學陋不遠復之語非謂以利遷也若既槎牙而後移則所謂時過而後學矣覽者無以為異

按此說不但失韓詩竝失蘇詩蘇非駁韓別有寄託耳

燕河南府秀才

自注得生字新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二年為府領縣

二十按新唐書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

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孝有明算此歲舉之常選也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選之尚書省而選舉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令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序長少焉既至省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凡秀才試方畧策五道以文理蘧通為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為及第云其教人取士著於令者大畧如此河南府秀才蓋由州縣升者所謂鄉貢也時元和五年仲冬公為河南令而舉燕禮故作此詩

吾皇紹祖烈天下再太平詔下諸郡國歲貢鄉曲英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功曹上言公是月當登名乃選二十縣試

官得鴻生羣儒負已材相賀簡擇精怒起簸羽翮引吭

下浪切又

剛吐鏗轟此都自周公文章繼名聲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

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為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妬與爭還家勅妻兒具此煎魚烹柿紅蒲萄紫肴果相扶檠一作擊芳茶音徒一作茶出蜀門好酒濃且清何能充歡燕庶以露厥誠昨聞詔書下權公作邦楨文人得其職文道當大行陰風攪短日冷雨澀不晴勉哉戒徒馭家國遲直利

切  
子榮

房公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四年十一月河南尹杜兼卒十二月以陝虢觀察使房式為河南尹鴻生揚雄

羽獵賦

於茲引吭爾雅釋鳥鏗轟廣韻鏗鎗金石聲鏗鎗乎鴻生鉅儒引吭亢鳥龍鐘鼓聲相雜也轟羣車

聲周公

史記魯世家周公營成周雒邑遂國之芳茶爾雅釋木檟苦茶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芳茶

冠六

權公新唐書憲宗紀五年九月丙寅太常卿權邦楨

清

德輿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詩文王〕王國克  
生維周之楨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北山經〕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文首白喙

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詒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按詩類載此題爲省試詩蓋河南試士而公爲河南令主燕禮時效之也

鳥有償寬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豈計休無日惟應盡此生何慙刺客傳不著報仇名

償寬

〔淮融〕嵩山碑精衛銜木而償寬

專精

〔淮南覽〕冥訓專精厲意上通九天

刺客傳

〔太史公〕自

序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據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新唐書〕盧仝傳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

玉川子嘗爲月蝕詩以譏  
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森森萬木夜僵立寒氣

肩

虛器切

爨

平秘切一作最  
肩或作肩最

頑無風月形如白盤完完上天東

忽然有物來噉之不知是何蟲如何至神物遭此狼狽凶星  
如撒沙出攢集爭強雄油燈不照席是夕吐燄如長虹玉川  
子涕泗下中庭獨行念此日月者爲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  
吾道何由行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蟇精徑圓千里納女腹何  
處養女百醜形祀或作爬  
音義同沙脚手鈍誰使女解緣青冥黃帝  
有四目帝舜重其明今天祗兩目何故許食使偏盲堯呼大  
水浸十日不惜萬國赤子魚頭生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



九無嚙

徂銜切  
或作饒

名赤龍黑鳥燒口熱翎鬣倒側相搪

唐音撐

盧舍切  
與憚同

酣大肚遭一飽飢腸徹死無由鳴後時食月罪當死

天羅磕币

一作匄币  
又作區币

何處逃女

或無  
女字

刑玉川子立於庭而言

曰地行賤臣全再拜敢告上天公臣有一寸刃可剗凶墓腸

無梯可上天天階無由有臣蹤寄牋東南風天門西北祈風

通丁寧附耳莫漏洩薄命正值飛廉慵東方青色龍牙角何

呀呀

音牙

從官百餘座嚼啜煩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爲龍窟

天河赤鳥司南方尾秃翅赭

陟加切  
或作赭

沙月蝕於汝頭汝口開

呀呀蝦蟇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以汝莆啄蝦蟇於菟

音鳥

徒蹲於西旗旄衛毳

蘇舍切

筆

所加切

既從白帝祠又食於楮

一作

蜡禮有加忍令月被惡物食枉於汝口插齒牙烏龜怯姦怕  
寒縮頸以殼自遮終令夸娥挾女出卜師燒錐鑽灼滿板如  
星羅此外内外官瑣細不足科臣請悉掃除慎勿許語令啾  
譁併光全耀歸我月盲眼鏡淨無纖瑕弊蛙拘送主府官帝  
箸下腹嘗其蟠音婆依前使兔操杵白玉堦桂樹閑婆娑怕娥  
還宮室太陽有室家天雖高耳屬地感臣赤心使臣知意雖  
無明言潛喻厥旨有氣有形皆吾赤子雖怨大傷忍殺孩稚  
還女月明安行於次盡釋衆罪以蛙磔死

斗插子

淮南時則訓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注招搖北斗  
第七星云此元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夜也

立

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三年零陵  
有樹僵地三月樹卒自立故處

負異

詩蕩內異于中  
國傳異怒也張

衡西京賦巨靈鼉白盤李白詩少時不識狼狽後漢書崔烈傳狼

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於狼腿油燈古樂府

上狽夫狽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油燈讀曲歌

燃燈不下炷古老水經注古蝦蟇史記龜策傳日為德而

有油那得明古老老傳言古蝦蟇君於天下辱於三里徐整長

鳥月為刑而相徑圓千里白虎通日月徑千里徐整長

佐見食於蝦蟇徑圓千里白虎通日月徑千里徐整長

沙王云黃帝四目方云帝王世紀謂黃帝用力牧常先等

曰李賢後漢書注漢人書黃多作皇皇字亦通按重明淮

黃帝四目蓋如虞書舜典所云明四目達四聰也重明淮

修務訓舜二瞳偏盲呂覽明理篇其日十日淮南本經訓

子是謂重明偏盲有薄蝕有偏盲其日十日淮南本經訓

出魚頭生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有一老姥每食撒有小

殺縣令駁馬令掘地求蛇無所見遷怒殺姥此後雷風四

十五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俱陷焉河

食八九

司馬相如子虛賦說文小倮赤龍黑鳥按赤龍

吞若雲夢者八九說文小倮赤龍黑鳥按赤龍

九歌東君章駕龍轉兮乘雷李賀詩啾啾赤帝騎龍  
來王云黑鳥未詳或謂日中三足鳥也鳥一作鳥  
搥搥

搥搥地云搥笑焚酣離騷衆皆競進以貪婪兮大肚北史齊文

楊惜體肥呼天羅陳書高祖紀回茲磕市王云磕市西北

為揚大肚易說卦乾西丁寧漢書谷永傳附耳漢書韓信傳張良陳

北之卦也語漏洩左傳言語漏青龍淮南天文訓東方木也其歌蒼

也其獸白虎北方薛綜麒麟頌德以呀呀說文張

水也其獸乎武牙角衛身不布牙角以官家容齊四筆漢

官楊暉報孫會宗書總嚼啜說文嚼齧也啜嘗也官家蓋寬饒奏封

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赤鳥益篇朱雀

下或云自後稱天子為官家蓋出於此赤鳥傳休奕伯

鳥啣書至天命瑞周文觶沙說文觶犀獸也一曰下大兩

吻釋名吻免也入之於菟左傳楚人斃筆廣韻斃長白帝

祠史記封禪書秦居西垂作西時祠白帝漢書郊祀志宣

秋之日祀白帝其西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蜡也者歲

方三辰七宿從祀禮禮有加左傳晉侯見插齒牙漢書東方朔傳臣

虎為其食禮禮有加左傳晉侯見插齒牙漢書東方朔傳臣

田豕也禮禮有加左傳晉侯見插齒牙漢書東方朔傳臣

腋史記龜策傳龜望見宋元王延頭而卜師周禮春

掌開龜史記龜策傳龜望見宋元王延頭而卜師周禮春

之四兆燒錐鑽灼周禮春官蕙氏掌共樵契凡卜以明火

篇神龜能知七十二鑽而無遺筭星羅班固西都賦內外

官漢書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不足科後漢書黃香

罪輒務朱子曰弊蛙猶卓茂言傲人也不然則當改

求輕科弊蛙從斃字蓋此時蛙雖未斃而其罪已當死矣

按後漢書卓茂傳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

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汝為傲人矣蓋言其無人道也主

府官按後漢書百官志少府卿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

珍膳之屬其屬有太官令掌御飲食主府官當謂此

也蟠左傳蟠其腹杜預曰蟠大腹也兔操杵白屈原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

腹古樂府董逃行玉兔長跪搗藥蝦蟇桂樹俗傳月中仙人

九傳休奕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搗藥桂樹俗傳月中仙人

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婆娑爾雅釋木注恒娥淮南

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焉婆娑枝葉婆娑恒娥覽真

訓羿請不死之藥于西室家記禮器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

王母恒娥竊以奔月室家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

耳屬地蜀志秦宓傳張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高處而聽

之知意朱子曰謂天感悟臣心使臣默知天意

按新書盧仝作月蝕詩以譏元和逆黨韓愈稱其工方崧

卿以為稽之歲月不合蓋譏元和初宦官橫恣朱文公以

為宦官之說為未必然而亦以新書為謬洪容齋則祖崧

卿而詳說之謂庚寅去憲宗遇害之時尚十年盧仝詩當

為吐突承璀用事而作以愚觀之崧卿之駁新書容齋之

祖崧卿皆誤認元和逆黨四字為庚子陳弘志弒逆之黨

而不考庚寅王承宗叛逆之黨故未知新書之是并朱文

公亦未及詳考也韓詩刪盧原本甚多以致其旨隱約按

盧詩恒州陣斬鄴定進鄴定進者討王承宗之神策將承  
宗拒命帝遣中人吐突承璀將左右神策帥討之承璀無  
威畧師不振神策將鄴定進及戰北馳而偵趙人害之是  
則承宗抗師殺將逆莫大矣史書鄴定進死在元和五年  
韓詩元和庚寅盧詩新天子即位五年時事正合是詩自  
為承宗叛逆而發新書以為譏元和逆黨特渾其詞耳未  
為失也盧詩又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舊說董秦即  
李忠臣洪容齋以為是時秦死二十七年何為而追刺之  
當是用董賢秦宮嬖倖擅位以喻吐突承璀以愚觀之舊  
說是而洪說又非董秦者史思明將歸正封王賜名李忠  
臣後復附朱泚為逆時承宗上書謝罪上遂下詔浣雪盡  
以故地畀之罷諸道兵是則今日之承宗與昔日之董秦  
朝廷處分正自相同董秦可以復叛安知承宗不然反側  
之臣明有前鑒故以董秦比之左右叅考是詩確為承宗  
作借端于月蝕者日君象月臣象鄴定進以天子近臣而  
為叛逆所殺猶月被蝕也又天官家言日為德月為刑月  
被蝕是刑政不修也至東西南北龍虎鳥龜諸天星無不  
仿大東之詩刺及者指征討諸鎮也當時命恒州四面藩  
鎮各進兵招討軍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為劉濟引全軍  
攻圍樂壽久不能下師道李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

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此明證也盧詩凡一千六百餘  
字昌黎芟汰其半而于鄴定進董秦諸語明涉事跡者又  
皆削去詩語較爲渾然而考核事實盧詩爲據

按宋人詩話往往好左右袒而不知其失言如山谷較量  
北征南山得矣其于人間韓孟聯句疑爲韓改孟者山谷  
言孟或改韓韓何能改孟是則過論孟詩云詩骨聳東野  
詩濤湧退之其自論蓋與相當學林新錄于此詩言廬險  
怪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約之以禮是則腐  
談題不曰刪而曰效韓之重廬甚矣何必以尺蠖之見繩  
墨蛟龍哉

畫月

按新舊唐書天文志無  
畫月之事姑附編於此

玉盃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白藏蛙縮肚桂樹  
枯株女閉戶陰爲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謔盜視  
汝目瞽



玉盃

南史沈炯傳茂陵玉盃遂出人間

泥土

黃香責髻奴辭污穢泥土

白石補

列子湯問篇天

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

謝莊月賦日以陽德月以陰靈

辛卯年雪

以下皆元和六年作是年夏行尚書職方員外郎自河南至京師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崩騰相

排撈

姊末切

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旛旂白帝盛羽

衛髮髻

音三少

振裳衣白霓先故塗從以萬玉妃翕翕陵厚載

譁譁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祥飽食可

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寸誠微

六年

云此即白樂天詩所謂元和歲在卯

寒氣

記月令季冬之

月命有司大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仲春行秋令則寒氣總至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

一尺圍

顧嗣

立曰左傳凡平地尺爲大雪按此云雪花一尺圍蓋言雪片之大非謂所積者之厚也一尺亦極言之耳排抄

廣韻抄通抄孫髮髻郭璞江賦綠苔髮髻乎研白霓屈原天問

云排抄密抄也髮髻郭璞江賦綠苔髮髻乎研白霓屈原天問

注白霓雲之有色似龍者也玉妃靈寶赤書經太真命筆玉妃拂筵

誰氏子原注呂氏子吳莊子外物篇不知其誰氏之子按公集河南少尹李素墓誌素拜河南少

尹行大尹事呂氏子吳素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問詣公公立之府門外

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詩有願往教誨不從而誅之語蓋吳始入山時作既知其姓名而題

曰誰氏子者猶詩何人斯賤而惡之著其無母之罪也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

衫袖留不止翠着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穿市或云欲學吹鳳笙所慕靈妃媿蕭史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

仕神仙雖然有傳說知去聲者盡知其妄矣聖君賢相安可欺

乾死窮山竟何侯嗚呼余心誠豈弟願往教誨究終始罰一

勸百政之經不從而誅未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詩

持送似

癡狂淮南傲真訓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王屋書禹貢底柱析城至於王屋翠峯宋王

子好色賦左傳哀姜將哭穿市行哭而過市吹鳳笙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

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日教弄玉吹似鳳聲鳳皇來靈

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靈

妃郭璞遊仙詩行險怪按終南仕宦捷徑昔人所譏然往

此時諒有其漸呂巽入山旋出詣尹其意居然可知貴仕

詩云時俗輕尋常蓋誅心之論而亦可以慨世矣左傳有大功傳說按傳說即如列仙傳之類漢書藝文志而無貴仕傳說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是也詩之翹注乃

三才言行卷之二十一

二

作傳說殊失古字詩意神仙二句破學吹  
鳳笙之妄君相二句警力行險怪之非  
乾死李白詩乾死明月魂

無復玻

窮山

華陽國志初先主入蜀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

### 寄盧仝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僕忝縣尹能不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

惟用法律自繩已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往年  
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近來自說尋坦塗猶上虛空  
跨綠駟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國家丁口連四  
海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  
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豈謂貽  
厥無基趾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昨晚長鬚來  
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闕一作渾舍驚怕走  
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  
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為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  
賊曹呼伍伯一作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

處置非所喜况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  
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媿前  
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  
遣長鬚致雙鯉

長鬚

黃香貴髻奴辭我觀人鬚長而復黑豈若子髻既亂且緒

不裹頭

北史蕭登惡見人髮白擔輿者

冬月必

赤腳

杜甫詩安得赤腳蹋層冰

結髮

漢書儒林傳梁邱賀薦施讐結髮事師師古曰言始

冠一紀

晉記蓄力一紀韋昭曰十二年歲星一周為一紀

薄少

諸葛亮與吳王書所遺白毛薄少重

見辭謝益

留守大尹

韓愈外集河南府同官記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

以增慙

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

樊云唐洛城有東都留守有河南尹公志盧登封墓曰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是時鄭餘

慶留守東都李素

掩耳

左傳荀躒掩耳而走

水北水南

公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以少尹行大尹事

掩耳

水北水南

公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鎮河陽之三  
月以石生爲才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以溫生爲才又羅  
而致之幕下新唐書溫造傳造字簡與鞍馬吳質答東阿  
不喜爲吏隱東都烏重裔奏置幕府

於鞍馬 **少室山人**新唐書李渤傳渤字濬之與仲兄涉偕隱  
廬山久之更從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

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  
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不拜洛陽令韓

愈遺書云云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 **高價**鮑  
關政輒附章列上按洛陽令當作河南令新史誤

詩聲名振朝邑 **兩以諫官徵**按新唐書憲宗紀元和元年  
高價服卿材

右拾遺 **驅使**臨漢隱居詩話李固謂處士純盜虛聲韓愈  
遺召 **遭驅使**雖與石洪溫造李渤游而多侮薄之所謂未

免有力遭驅使按宋 **三傳**方作五或作左朱子曰今鄒夾  
人此等說詩非也

傳作五 **束高閣**晉書庾翼傳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弟  
左皆非

平然後議 **抱遺經**後漢書卓茂傳劉宣抱經書隱避林藪  
其任耳

許彥周詩話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

之今亡矣辭簡而遠得聖人之意為多後世有嘲同異全

深於經而見盧傳者當知退之之不妄許人也馬異結交詩昨日同不同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驚眾延

異今日同自同異不異是謂同不往兮異不至之五君詠越綠駢方云綠駢今本二字皆從馬按穆天子

禮自驚眾傳云綠駢猶魏時鮮早獻黃耳馬是添丁王云全有丁口

以耳色言也此詩豈以重韻妄刊耶新唐書食貨志唐制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

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

人一項其八十畝為立言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苗裔屈

口分二十畝為永業離騷帝高陽十世宥左傳猶將貽厥詩文王有聲詒厥孫

之苗裔兮公作詩或用歌後語如懷其望呂葛山鳥山花吾友干友

于皆挺拔再接再礪乃僮僕誠自餽為爾惜居諸誰謂貽厥無基趾基趾漢書疏廣傳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

之類是也而乃愛護惡少荀子無廉取而嗜乎騎屋山史記魏世家

遺其基趾飲食可謂惡少者也范痤困上屋



騎令行禁止

淮南主術訓令行禁止豈是為哉

良有以

魏文帝與吳質書古人思秉燭夜遊

良有赤縣令

新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河南縣赤屬河南道

賊曹

後漢書岑暉傳以張牧為中賊

曹伍伯

按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為伍伍長為伯故稱伍伯後漢書曹節傳越騎營五百注韋昭辨

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素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也

世說王子敬兄弟見郗公儀容輕慢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尸諸市

左傳尸崔長杆於市

養節

記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效尤

左傳尤而效之其又甚焉

戮僕

左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前史

傅亮感物賦考舊聞於前史訪心迹於汚隆

羊酒

後漢書鄭均傳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

謝不敏

左傳使士文雙伯謝不敏焉

鯉

古詩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遠我雙鯉魚

李花二首

臨漢隱居詩話退之李花詩夜領張徹投盧仝云云正寄盧仝詩所謂買羊沽酒謝

不教偶逢明  
月耀桃李也

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色慘慘似含  
嗟問之不肯道所以獨繞百巾至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正  
見芳意初萌芽奈何趁酒不省錄不見玉枝攢霜葩泣然爲  
汝下雨淚無由反旆羲和車東風來吹不解顏蒼茫夜氣生  
相遮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慙其花

繞百巾

魏武帝短歌行繞樹三巾何枝可依

反旆

左傳令尹南棘反旆

解顏

列子黃帝

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

冰盤

拾遺記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玉精爲盤貯冰於膝前五精與

冰同其潔澈

碧實

洞冥記果則有塗陰紫梨琳國碧李傅休奕李賦潛實內結豐彩外盈翠質朱變形隨運

成斥去不御

張衡思立賦斥西施而不御

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拏誰將平地萬堆雪剪刻  
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  
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悅無等  
差靜濯明妝有所奉顧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肝膽醒一  
生思慮無由邪

紛拏

方云董彥遠云拏从如今人从奴唐韻以拏為或體非也考相如大人賦騷擾衝從其相紛拏王逸九思

殺亂兮紛拏皆只作拏朱子曰按說文拏从奴牽引也拏从如持也古書作拏蓋通用玉皇家靈異經玉

皇居於雲房有紅雲繞之縞裙練悅詩出其東門縞衣蒸巾說文縞鮮色也練凍縮也詩野有死麇無感

我悅齒牙南史謝朓傳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顛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

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無邪詩駟思無邪

樊汝霖云此詩自夜領張徹投盧仝而下其所以狀李花之妙者至矣蘇內翰梅詩舉此云縞裙練帔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穢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亦一奇也

### 醉留東野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  
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鍾韓子稍姦黠自  
慙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始終如駟蚤音巨東野不

迴頭有如一寸筵撞鉅鐘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  
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

不相從

顧嗣立曰按杜子美集有送孔巢父詩云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又不見詩云不見李

生久佯狂真可哀又春日憶李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李太白集有送杜二詩云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

開又沙邱城下寄杜甫詩云思君若汾  
水浩蕩寄南征所謂二人不相從也  
竝世淮南主術訓

文不滅況於不得官云東野前一年方罷河龍鍾方云

躡躡盧仝詩盧子躡躡也賢愚總莫驚蘇鶚演義龍鍾謂

不昌熾不翹舉之貌按新序孫卿曰若盤石然觸之者隴

種而退耳字異而音當上聲然義則相近又古琴操

卞和獻玉歌空山歎歎涕龍鍾則此二字由來久矣青蒿

義伊蒿匪倚長松按詩類弁薦與女蘿施于松上世說毛

樹此蓋師其詞低頭史記日者傳伏軾雲龍易乾卦同聲相

從龍風從虎意而易其詞

知音者誠希古詩十九首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

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  
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文章一道作者固難識者  
正復不易故深有感於古詩之語然爾時從公遊者  
如李翱張籍皇甫湜輩蓋未嘗輕相許可此詩大抵

亦為東野而作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攜手踏明月

莎柵聯句

原注河南谷名云按河南志莎柵谷水在永寧縣西三十里出莎嶺東流入昌谷

公與東野作一聯遂及斷腸之意必二公有所深感然不得而詳矣按此說深求之非也亦如前送別之耳詞

冰溪時咽絕風櫪方軒舉愈此處無斷腸定知無斷處郊

咽絕

王云斷續聲也

風櫪

孫云櫪木名亦作櫪風櫪為風所吹軒舉飄揚也

斷腸

鮑照詩野風吹

草木遊子心腸斷

雙鳥詩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一鳥落城市一鳥集巖幽不得相

伴鳴爾來三千秋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春風卷地起百  
鳥皆飄浮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有耳聒皆聾有舌反自  
羞百舌舊饒聲從此恒低頭得病不呻喚泯默至死休雷公  
告天公百物須膏油自從兩鳥鳴聒亂雷聲收鬼神怕嘲詠  
造化皆停留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蟲鼠誠微物不堪苦  
誅求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秋不  
停兩鳥鳴日月難旋轉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為  
公孔丘不為丘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百蟲與百鳥然後  
鳴啾啾兩鳥既別處閉聲省愆尤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  
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流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

萬象

拾遺記皇娥歌萬象迴薄化無方

聒耳

王逸九思鶻鶻鳴今聒耳

聒耳

百舌

記月令反舌無聲注反舌百舌鳥淮

南說山訓人多言者猶百舌之聲

呻喚

說文呻吟也喚評也

雷聲

收

記月令雷乃收聲

挑抉

左傳耶人紇抉之以出門

誅求

左傳誅求無時

九疇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

百蟲

百鳥方從閭抗蜀本作七

百鳥

鳥云柳謝荆公皆作

七鳥謂月令七十二候之蟲鳥也朱子曰百蟲即上文之

蟲鼠百鳥即上文所言皆飄浮者耳與七十二候初不相

關也且使果為七十二候之鳥而但云七鳥則詞既有所

不備又鳥既為七而蟲獨為百於例亦有所不通初不必

過為之

啾啾

說也

鳳凰鳴啾啾

食龍

左傳龍一雖死潛

食龍

食龍

饗之尸子虎豹之駒雖未

生塵絕流

列子湯問篇夸父渴

欲得飲赴飲河渭不

成文而已有食牛之氣

復

足神仙傳麻姑云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豈將復

為陵陸乎王遠歎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按方崧卿曰柳仲塗有此詩解一篇傳於世謂指釋老然

以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像贊考之蓋專為李杜

以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像贊考之蓋專為李杜

以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像贊考之蓋專為李杜

以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像贊考之蓋專為李杜

以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像贊考之蓋專為李杜

以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像贊考之蓋專為李杜

以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像贊考之蓋專為李杜

以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像贊考之蓋專為李杜

以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像贊考之蓋專為李杜

以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像贊考之蓋專為李杜

以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像贊考之蓋專為李杜

以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像贊考之蓋專為李杜

以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像贊考之蓋專為李杜

以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像贊考之蓋專為李杜

以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像贊考之蓋專為李杜



而作朱子曰釋老李杜之說恐亦未然此但公為已與孟郊作耳落城市者已也集巖幽者孟也近見葛氏韻語陽秋已有此說矣朱子之說最的從此推之則所謂各捉一處囚者謂孟為從事已為分司孟已去職已將還京也

### 石鼓歌

元和郡縣志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石形似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

其文即史籀之迹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謬闕然遺迹尚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志者不存紀錄尤可歎惜歐陽修集古錄石鼓文久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然其可疑者三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為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按以下行尚書職方員外郎至京師作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

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  
受朝賀諸侯劔珮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  
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棟  
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  
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  
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劔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  
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  
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唐何切孔子西行不到秦倚居綺切  
切撫之石切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

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爲我

量度掘白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  
氈苞席裹可立致十鼓祗載數駱

一作駝當作橐

駝薦諸太廟比部鼎光價豈

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  
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刻

一九切

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貼平

不頗大厦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  
詎肯感激徒媵

衣檢切

嬰

阿音

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爲摩

等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義之俗書趨姿媚數  
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

乃多切方

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邱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  
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張生

張籍云即

周綱陵遲

鄭康成詩譜序後王稍更陵遲宣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宣

王蒐岐陽

王云今岐山縣舊曰岐陽韻語陽秋左傳周成王蒐于岐陽

石鼓歌則曰宣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于岐陽聘雄俊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

刻石表功燁煌煌是也歐陽永叔云前世所載古遠奇怪之事虛而難信况傳紀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此

說也按韻語陽秋謂成王見於左傳文宣史無明文故有此辨然古書之不傳者多矣周之西都岐陽之蒐諒亦非

一以為宣王者亦就籀體別之以車攻吉日詩體例之耳但韋詩以為文王未審果有楛否下文又曰乃是宣王之

臣史籀作竊意周文大獵本宣字之訛而集古錄遂仍其謬強而為之說曰文鼓宣刻其亦不近於理矣今本韋詩

曰周宣大獵岐之陽勒成班固東都賦憲章嗟峨張衡西

蓋後人所改正也峨峽業按隳嗟峨馮阿說文馮手指也隳科水經注古文

謂隳壞高山也世倉頡本鳥跡為字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共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

名遂效其形耳篆捷也青州刺史傅弘什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亦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證知隸自**珊瑚碧樹**班固西都賦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古鼎躍水**史記

出古非始於秦**封禪書**宋太邱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水經注周顯

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見於斯水始

皇自以德合三代大憲使數千人沒**委蛇**詩羔羊退食自

水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

**倚撫**說文倚偏引也撫拾也梁簡文帝答湘遺羲娥孫云

謂日**故人**王伯順曰退之時為博士請於祭酒欲以數橐

月也**駝真石鼓**至太學不從留守鄭餘慶始遷之鳳

翔孔子廟故人謂鄭也按舊唐書憲宗紀及鄭餘慶傳元

和元年五月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九月改為國子祭酒

十一月拜河南尹未嘗有從軍右輔之事至三年乃檢校

兵部尚書東都留守至十三年乃為鳳翔隴右節度使今

詩言元年之事而伯順以鄭餘慶當**右輔**云右輔右扶

之頗為未允恐故人別有所指也

**白科**孫云謂安濯冠記禮器幹衣**檀苞席裏**魏志鄧艾傳

石鼓處**濯冠**濯冠以朝**陰平道山高**惟雨堂

谷深至為艱險艾以鴻都後漢書靈帝紀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士水經注蔡邕

璽自襄推轉而下以嘉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

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刻苦剔辭說文剔削也中朝

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漢書龔勝傳下將軍中朝者議後漢書黃瑗傳桓帝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左思魏都賦中朝有罷善曰漢

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六百大官左傳大石以下為外朝按此中朝非漢制但言中朝

所以身陰嬰說文陰嬰也敲火潘岳詩敲摩掌後漢書蓊子

庇也翁共摩西顧詩皇矣乃俗書樊云石鼓文籀書也秦變古

筆銅人書耳非古書也王得臣塵史王右軍書多不博白鵝晉書

講偏傍此退之所謂義之俗書趨姿媚者也

之傳性愛鵝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義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義之欣然

寫畢籠八代云代謂漢魏晉宋齊梁陳隋自周而下不鵝而歸八代論其正統又頗多說今以石鼓所在

言之其秦漢魏晉元則那左傳犀兕尚多棄甲則那猶何也懸河世

魏齊周隋八代歟王長史問孫興公郭公玄定何如孫

曰吐章陳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容齋隨筆文士爲文有矜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

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倚燕星

宿遺義娥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是謂三百

篇皆如星宿此詩如日月也二雅褊迫之語尤非所宜言

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能出車

攻吉日之右安知非經聖人所刪乎

黃震曰嘗聞長者言自昔詩文類不免差悞惟昌黎之文

少陵之詩獨無之然陸放翁嘗議其詠石鼓不當謂刪詩

時失編入此誠不免言語之疵至若言及經義

而是非不謬於聖人則文人皆無昌黎比者矣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新唐書百官志司

一人掌門關出入之籍及關遠之物按周禮地官

之屬已有司門盧雲夫名汀見卷六赤籛杖歌注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終南曉望躡龍尾倚天

更覺青嶢嶢自知短淺無所補從事久此穿朝衫歸來得便  
即遊覽暫似壯馬脫重銜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目思莫  
緘樂遊下矚無遠近綠槐萍合不可芟白首寓居誰借問平  
地寸步局雲巖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醎日來省

我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誦誦

女咸切  
同喃

望秋一章已驚絕猶言

低抑避謗讒若使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鐫劂

音嶢  
音嶢嗟我小

生值強伴怯膽變勇神明鑒

音監

馳坑跨谷終未悔為利而止

真貪饒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

音咸

樓頭完月不

共宿其奈就缺行攢攢

同摻  
一作織

終南

潘岳關中說終南一名中  
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

龍尾

水經注龍首山長六  
十餘里頭於渭尾達



樊川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倚天宋玉大

山成跡賈公談錄唐龍尾道在舍元殿側倚天言賦長

劍取取壯馬易明夷卦重銜杜甫詩鐵馬錄曲江池

倚天外用極馬壯重銜馳突重兩銜曲江錄曲江池

入夏則菰蒲惹翠碧樂遊漢書宣帝紀神爵三年春起樂

波紅蕖湛然可愛樂遊遊苑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杜

陵西北又關中記云宣帝立廟於曲池之北號樂遊案其

處則今之所呼樂遊廟者是也蓋本為苑後因立廟耳劉

石齡曰兩京新記亦名樂誦誦說文誦誦怯勇暗用光

遊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誦誦多語也怯勇武紀語貪

饒廣韻饒不廉孫云言拘於利祿完月朱子曰月蝕詩有

而不遊此山是為貪饒之人矣完月完完上天東之句

言月攢攢方云按詩摻摻女手說文與石經皆作攢攢廣

圓也攢攢韻攢所咸切女貌按後世作攢攢鮑照詩始見

西南樓織織如玉鈞劉孝綽詩

秋月始織織蓋古今遞變也

送陸暢歸江南新唐書韋臯傳臯侈橫朝廷欲追繩

其咎而不與臯者詆臯所進兵皆錄

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

跡是議息暢字達夫臯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為

昌黎詩集卷七

卷七

雅雨堂

雅雨堂

雅雨堂

雅雨堂

雅雨堂

蜀道難篇以斥展武暢  
更爲蜀道易以美舉焉

舉舉江南子名以能詩聞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  
相府誇映秀士羣鸞鳴桂樹閒觀者何續紛人事喜顛倒且  
夕異所云蕭蕭青雲幹遂逐荆棘焚歲晚鴻鴈過鄉思見新  
文踐此秦關雪家彼吳洲雲悲啼上車女骨肉不可分感槩  
都門別丈夫酒方醺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  
永負湘中墳

舉舉

方云唐人以舉  
止端麗爲舉舉

能詩

樊云暢貢舉年對雪落句云天  
人寧底巧剪水作花飛山齋

月云起來自擘書窗破恰漏清光落枕前經崔諫議林亭  
云暉噪入雲樹風開無主花及登蘭省遇雲陽公主下降  
暢爲儂相有詠簾詠行障催妝等作內人以暢吳音才思  
敏捷以詩嘲之暢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

蕭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鳥鳶  
噪鵲橋觀此可見其能詩矣  
高第云暢元和東宮軍

率各一人副率各二人錄事參軍事倉曹參軍事兵曹參

軍事曹參軍事騎曹參軍事各一迎婦按公撰董漢墓

人詩云官佐東宮軍蓋參軍之屬也  
相隴西公第二子長女嫁吳郡陸暢古今詩話陸暢娶董

漢文每旦婢進澡豆暢輒沃水服之或曰君為貴門女婿  
幾多樂事暢曰貴門苦禮秀士記王制命鄉論秀士人事

法婢子食辣麩殆不可過  
顛倒新唐書董晉傳晉子漢擢明經三遷萬年令討王承

封州至長感槩按史記李布傳贊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

沙賜死者非能勇也漢書作槩師古曰感槩謂感

念局狹為小節槩又郭解傳少時陰門下士新唐書韓愈

賊感槩師古曰感意氣而立節槩也  
武節度使表蚋蚊莊子天下篇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

暑觀察推官蚋蚊蚋之勞者也埤雅釋蟲說文曰秦晉謂  
謂之蚊  
楚湘中墳董漢墓志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  
謂之蚊  
死湘中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

子居中始奉喪歸云此云湘中  
墳豈公作此詩時尚繫葬湘中耶

送無本師歸范陽

原注即賈島也新唐書賈島傳島

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講誥之久乃得釋樊云此詩元和六年冬作

無本於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

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覩襲兮窻

徒感切

天陽熙四

海注視首不領鯨鵬相摩窅

蘇骨切

兩舉快一噉夫豈能必然

固已謝黥黥

音昔

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往

造平淡蜂蟬碎錦纈綠池披菑蓐芝英擢荒蒸

一作榛

孤嗣起

連莖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我何能無殊嗜昌歎

徂感



按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嘗問鮑照已詩與靈運優劣照曰

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飾

滿眼公蓋兼采其語言賈或雕鑄出小詩或天然去雕飾

也下二句亦狀其詩言於荒榛連茨一望平蕪中亦時有

矯矯幽都書分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新唐書昌歌左傳

者也地理志幽都本薊縣地隋置遼西郡昌歌享有

昌歌社預曰紅糝按糝字見內則廣韻糝桑感切羹糝習

昌蒲菹也或作糝杜甫詩糝徑楊花鋪白氈習

坎易坎卦習坎有孚云公是年秋遷職方員外郎遂來

長安里與之別十一月矣坎十一月卦也按京房易傳

云龍德十一月在子在坎卦又云立夏四月節在申坎卦

六四立冬同用今詩云時卦轉習坎自是秋轉為冬也

願領屈原離騷長願領亦刻愔宋玉九辯中愔頓撼廣韻

也何傷注願領不飽貌刻愔宋玉九辯中愔頓撼廣韻

也慄之悽愴兮頓撼廣韻

也慄之悽愴兮頓撼廣韻

也慄之悽愴兮頓撼廣韻

也慄之悽愴兮頓撼廣韻

也慄之悽愴兮頓撼廣韻

也慄之悽愴兮頓撼廣韻

也慄之悽愴兮頓撼廣韻

也慄之悽愴兮頓撼廣韻

也慄之悽愴兮頓撼廣韻

也慄之悽愴兮頓撼廣韻

也慄之悽愴兮頓撼廣韻

也慄之悽愴兮頓撼廣韻

淡乎淡得於能變之後所謂漸近自然也此

境夫豈易到公之指點來學者深矣微矣  
按集注引劉公嘉話云鳥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馬上得句  
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初欲作推字練之未定不覺  
衝尹時韓吏部權京尹左右擁至前具告所以韓立馬良  
久曰作敲字佳矣遂與爲布衣交有詩曰孟郊死葬北邙  
山日月風雲頓覺閒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閒  
又撫言云鳥嘗騎驢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鳥忽吟  
曰落葉滿長安卒求一聯不可得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  
繫一夕而得釋新史與撫言合而嘉話所云公與鳥詩東  
坡云世俗無知者所託非退之語洪氏亦云按送無本時  
公爲河南尹不應至是方相知又樊氏云按此詩六年冬  
作而是年秋東野亦有詩與無本云長安秋聲乾木葉相  
號悲時東野尚無恙何以云死葬北邙山耶若以公爲京  
尹始識鳥則爲京尹在長慶三年而是年何以有此作也  
諸家之辨具確故附戴郊詩以証嘉話之謬且細翫公詩  
云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我何能無殊嗜昌歎則  
鳥實攜其所業至東都干公非遇之於塗也始見洛陽春  
桃枝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則鳥以六年春至  
東都謁公至冬復告別於京師也郊詩作於秋末公詩作

於冬初相去無幾耳因島出自寒微又性狷狹故得以誣  
之劉栖楚爲京尹事在敬宗之世即撫言所云亦安知其  
不謬也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七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八目錄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贈劉師服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

秋懷詩十一首

石鼎聯句

并序

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送劉師服

皇表言集卷之三 卷之八 金

寄皇甫湜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斯立

贈崔立之

酬王十二舍人雪中見寄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為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

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

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

并序

新亭

流水

竹洞

月臺

渚亭

竹溪

北湖

花島

柳溪

西山

竹徑

荷池

稻畦

柳巷

花源

北樓

鏡潭

孤嶼

方橋

梯橋

月池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江漢一首答孟郊

廣宣上人頻見過

欽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

道士

答道士寄樹雞

送張道士

奉酬振武胡十二文大夫

卷八凡五十四首卷首至石鼎聯句元和七年以職  
方員外郎復為國子博士時作孔雀詩以下八年改

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時作酬王舍人雪中見寄以下  
九年改考功郎中知制誥時作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八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公送李愿

歸盤谷序太行之陽有盤谷友人李愿居之朱子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云貞元十七年公送李愿歸盤谷有序此詩元和七年冬作詳詩意可見又云十年蠹蠹隨朝行蓋自貞元十九年癸未爲御史登朝至元和七年壬辰爲十年矣按此詩當是七年春作方冬者蓋此乃和詩追述去年冬也歸來辛苦欲誰爲不待彈劾歸耕桑自是未坐柳澗事下遷時語以下皆七年作

昔尋李愿向盤谷正見高崖巨壁爭開張是時新晴天井溢  
誰把長劍倚太行衝風吹破落天外飛雨白日灑洛陽東路  
燕川入曠野有饋木蕨芽滿筐馬頭溪深不可厲借車載過  
水入箱平沙綠浪撈方口鴈鴨飛起穿垂楊窮探極覽頗恣

橫物外日月本不忙。歸來辛苦欲誰爲。坐令再往之計墮眇  
芒。閉門長安三日雪。推書撲筆歌慨慷。旁無壯士遣屬和。遠  
憶盧老詩顛狂。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  
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我今進退幾時決。十年蠢蠢隨  
朝行。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雀鼠偷太倉。行抽手版付丞相。  
不待彈劾歸耕桑。

開張

漢書揚雄傳。岷巖巖其龍鱗。師古曰。岷開張貌。

天井

水經注。白水東南流。歷天井關。故劉歆遂初賦。

曰。馳太行之嶽峻。入天井之高關。白水又東。天井溪水會焉。水出天井關北流。注白水。世謂之北流泉。新唐書地理志。

澤州晉城縣有天井關。一名太行關。

長劍倚

宋玉大言賦。長劍耿耿倚天。外孫云。水自天井傾瀉而下。

如長劍之倚山。

太行

書禹貢。太行恒山。至于碣石。

衝風

屈原九歌。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





又云于沁水縣北自方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考之晉書桓溫傳溫至枋頭使開石門以通運正與此合豈非即其地乎又按新唐書地理志孟州濟源縣有坊口堰則方口盤谷同在濟源矣孟郊集有遊坊口詩云一步復一步出行千里幽為取山水意故作寂寞遊太行青巔高坊口碧照浮明明無底鏡泛泛忘機鷗又與王涯遊坊口柳溪詩云萬株古柳根擎此磷磷溪野榜多屈曲仙澗無端倪則非盤谷旁近小地明矣要之枋方坊三字不同其地則一崧卿誤以為屬衛物外張衡歸田賦苟縱心於撲筆祝州朱子亦未深考耳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撲筆云也

撲擲 慨慷 魏武帝短歌行 慨屬和屬而和者數千人 太倉 史記李斯傳 斯見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乃數曰人之賢不肖 手版 世說王子猷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警如鼠矣 手版 有爽氣 隋書禮儀志百官朝服公服皆執手版 唐虞服雜事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播之於腰帶中後代惟八座尚書執笏白筆綴手版頭餘但執手版不執筆示非記 彈劾 後漢周燮傳序閔仲叔投劾而去也 事官也 注按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

贈劉師服

舊注服一作命按師服師命皆無關輕重之人其疑爲師命者以據昌黎有送進士

劉師服東歸詩云不自求騰軒則師服爲矜慎名節之人師命放誕不羈時越行檢如劉生詩所云越女一笑三年留正與朱顏皓頸句相映但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二年于季友居喪與進士劉師服歡宴夜飲季友削官忠州安置師服配流連州亦未能全令名則此詩或贈師服亦未可知不足定一是也

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

十餘皆兀艱

一作兀艱或作兀陁

匙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嚼

丑之切

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飭粟與梨祇今年纔四十五

後日懸知漸莽鹵朱顏皓頸訝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無羸餘虞翻十三比豈少遂自惋恨形於書丈夫命存百無害誰能檢點形骸外巨緡東釣儻可

期與子共飽鯨魚膾

呀豁

司馬相如上林賦給呀豁問

匙抄

杜甫詩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又飯抄雲子白

玉篇同牛噉也楞嚴經

莽齒

方云齒莽本莊子則陽篇君為政焉勿齒莽然唐人多倒

用之柳子厚沈昏莽齒又食貧甘莽齒白樂天養生仍莽齒始覺琵琶絃所用同也

太公兩齒

韓詩外傳

云太公兩齒事見古本荀子

虞翻十三

方云虞翻吳志只載其上書謂

臣年耳順髮白齒落豈在當時猶可考也耶顧嗣立曰按

三國志虞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拾腐芥磁石不受曲鉞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語出吳書公詩用

此崧卿祇引髮白齒落而不及此豈未之見耶按此事正與惋恨形於書合但十二非十三也傳寫誤耶抑韓公別

有所形骸外莊子德充符篇申徒嘉謂子產曰今子與我據耶遊于形骸之內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

過乎鯨魚膾

云東坡詩嘗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謂此也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

原注崔羣新唐書羣傳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數陳讜言憲宗嘉納餘見卷四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云公元和七年以職方員外郎下遷國子博士此詩其年八月所作故落句云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莫意謂職在虞庠去堯階遠矣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騰天漸吐靈未高  
遠氣半上霄孤形赫奕當躔次虛徐度杳冥長河晴散霧列  
宿曙分螢浩蕩英華溢蕭疎物象冷池邊臨倒照檐際送橫  
經花樹參差見臯禽斷續聆牖光窺寂寞砧影伴娉婷幽坐  
看侵戶閑吟愛滿庭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清潔雲閒路  
空涼水上亭淨堪分顧免細得數飄萍山翠相凝綠林烟共  
冪青過隅驚桂側當午覺輪停屬思攜霞錦追歡罄縹緜郡

樓何處望隴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重門限禁局風臺觀滉

漾冰砌步青熒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糞

出東溟顏延之詩元天高對日釋名望月滿之名也月躔

次呂氏春秋月虛徐詩北風其長河列宿謝莊月賦列宿

臯禽謝莊月賦聆牖光陸機詩明輝斜梁簡文帝序愁賦

斜輝之臯禽之夕聞沈約詩秋月明如練按詩意謂壁流光而

度察似練沙散彩而如星也琢句精工能狀難

狀之景射沙星碧溪詩話龍太初自稱詩人謁介甫坐中賦

切當如此固宜詩人不復措詞然皆有所據韓公聯句云

窰烟幕疎鳥沙篆印迴平詠月云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

星縹餅曹植七啓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李善曰縹綠色而

成綠瓷既啟潘岳笙賦披黃郡樓世說庾太尉在武昌秋

包以投甘傾縹瓷以酌醪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

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庾公俄率左右步來諸賢  
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隴笛  
蔣云笛曲有右掖應劭漢官儀中書爲右曹又稱西掖洛  
關山月故云陽故宮銘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漢  
書注掖門在兩曹植節遊賦望冰砌謝莊月賦連觀  
旁若人之臂掖洪池之混濛冰砌霜縞周除冰淨  
說文砌記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落莫張協七  
階甃也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落莫命悲莫  
英之朝落悼  
望舒之夕缺

秋懷詩十一首

按自宋玉悲秋而有九辯六朝因之  
有秋懷詩皆以搖落自比也此詩云

學堂日無事乃自員外  
郎下爲國子博士時作

牕前兩好樹衆葉光蕤蕤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  
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  
故不相似義和驅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趨死惟一

靴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披拂

莊子天運篇風起北方一西  
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浮生

莊子刻意篇其生  
若浮其死若休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雕

一作憔悴  
或作凋

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

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  
得所松栢不必貴

四牆

襄陽者舊傳蔡瑁屋宇甚  
好四牆皆以青石結角

彼時何卒卒

音猝

我志何曼曼犀首空好飲廉頗尚能飯學堂

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歸還閱書史

文字浩千萬陳跡竟誰尋賤嗜非貴獻丈夫意有在女子乃

多怨



卒卒

司馬遷報任安書卒卒無須臾之閒

曼曼

屈原九章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

犀首

史記陳軫傳

陳軫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又犀首者名衍姓公孫氏

廉頗

史記廉頗傳

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使者既見廉頗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

還報王曰廉將

陳迹莊子天運篇六經先王之陳迹也

軍雖老尚善飯

陳迹

先王之陳迹也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淩淩上無枝上凋下無盤中蠅豈不感

時節耳目去所憎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澄湫水有

蛟寒可曾惜哉不得往豈謂我無能

惻惻

潘岳寡婦賦情惻惻而彌甚

湫水

樊云此即南山湫也蛟即南湫山詩所謂疑湛閻陰翳者也

屈原九歌

何為兮水上

按明人唐汝詢曰有蛟寒可曾四句為憲宗之世朝政漸肅宜討不庭而已無權故有是歎但槩云憲宗時未有以

定其何年所作以余觀之殆爲王承宗也按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七年六月鎮州甲仗庫災王承宗常蓄叛謀至是始懼天罰兇氣稍奪先是裴度極言淮蔡可滅公亦奏其敗可立而待執政不喜至是以柳澗事降爲國子博士故曰惜哉不得往也南湫之蛟特借喻耳若誠言蛟不足入秋懷也

離離挂空悲感感抱虛警露泣秋樹高蟲弔寒夜永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汲古得修綆音梗名浮猶有恥

味薄真自幸庶幾遺悔尤即此是幽屏必郢切

虛警

顧嗣立曰顧炎武云陸機歎逝賦節循虛而警至按此說未妥循虛警至言時節於空中警動而至此何

可抱耶大抵警猶驚也乃感感焉時懷怵惕耳

露泣蟲弔方云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泣謝惠連詩注注露

盈條王僧達詩秋還露泣柯古詩於露用泣字非一朱子曰按檀弓孔子注然流涕則泣爲流涕之貌於下句蟲弔

對偶夷塗陸雲詩假我夷塗頓不忘驅名浮記表記取名幽屏按舊注引左思

吳都賦雜插幽屏李善注幽屏生處也按詩意豈可謂即此是生處耶當用曹植出婦賦遂廢頰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蓋謂屏居耳又卷六東都遇春詩即事取幽迸正可與此參看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月吐牕同同喪懷若  
迷方浮念劇舍梗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免其頑王  
事有朝請

同同

江淹詩同同秋月明憑軒詠堯老

迷方

列子周穆王篇秦人逢氏子有迷罔之疾天地四方無不

顛倒者鮑照詩南國

朝請

漢書劉向傳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

有儒生迷方獨淪誤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雞空  
在棲缺月煩屢瞰有琴具微絃再鼓聽愈淡古聲久埋滅無  
由見真濫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

纜不如覩文字丹鉛事點勘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甌

都一

作僖又作擔

汲汲

陶潛詩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徽絃

嵇康琴賦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真濫

樂記

古樂和正以廣新樂姦聲以濫

乘風船

晉書王濬傳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

曰風利不得泊也

贏餘

後漢書馬援傳致求贏餘但自苦耳

飯

列子湯問篇狀若飯類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

吹燈

按吹有二義淮南說山訓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如王僧孺詩月出夜燈吹此吹滅也

拾遺記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植青藜杖登閣而進

見向暗中獨坐誦書乃吹杖端烟燃開元天寶遺事蘇頌

少好學每患無燈燭常於馬廐窻中旋吹

火光照書誦焉此吹然也公詩正如此屬有念鮑照詩幽居屬

有念含意

未連詞

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階一片下瑋一作若摧琅玕謂

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驚起出戶

視倚楹久沈瀾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迷復不計遠爲君

駐塵鞍

葉乾

蔡琰胡笳十八拍塞上黃蒿分枝枯葉乾望舒實屈原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公羊傳夜中星實

如雨蔡云聞葉聲琤然飛轍梁簡文帝詠月詩飛輪晷景

誤謂望舒之實其團也了無轍明鏡不安臺

釋名晷規也如規畫也景跳丸按張衡西京賦跳丸劍之境也明所照處有境限也跳丸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蓋古人角觥戲中有跳丸之戲故以喻日月之迅疾也某注引莊子東西跳梁未切至杜牧詩日月兩跳丸則祖此也

暮暗來客去羣鷺各收聲悠悠偃宵寂壘壘抱秋明世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已盈詰屈避語穿冥

茫觸心兵敗虞千金棄得比寸草榮知恥足爲勇晏然誰汝

令

收聲

記月令雷乃收聲

壘壘

宋玉九辯時壘壘而過中兮塞淹留而無成

詰屈

相梁詩迫窘詰

屈幾窮哉心兵

莊子庚桑楚篇兵莫憚於志而鏖鄒爲下按李義山心鐵已從甘莫厲劉父磨損胸中萬古刀

皆此義

千金棄

莊子山木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

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

合者迫窮禍  
患害相收也

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不早運窮兩  
值遇婉孌死相保西風螫龍蛇衆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  
滅豈足道

揚揚

史記晏子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

生不早

王云東坡詩云勿訝曷黎公恨爾生不早謂此語也

婉孌

詩甫田今變今

螫龍蛇

易繫辭龍蛇之螫以存身也

樊云秋懷詩十一首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文選弗論也獨於李邕墓誌曰能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而公詩如自許連城價傍砌有紅蕪眼穿長訝雙魚斷之句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

劉辰翁曰秋懷詩終是豪宕非選體也

黃震曰寄興悠遠多  
感歎自欲退之意

按昌黎短篇以此十一首爲最樊劉二說皆有可取蓋學  
選而自有本色者也文選之學終唐不廢但名手皆有本  
色如李如杜多取材取法其中而豪宕不踐其跡韓何必  
不如是耶薦士詩之所斥者但謂齊梁陳隋耳非謂漢魏  
晉宋之載在文選者也吾家不蓄文選只李德裕放言高  
論而德裕會昌一品集之詩文具在也其與文選何如耶  
孟郊秋懷十六首與此  
勳敵且有過而無不及

石鼎聯句 并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白衡下來  
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  
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  
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頭而高結

古髻字  
當句斷喉



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睂指鑑中  
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閒  
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神拘囚蛟螭虎豹不知  
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顏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  
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  
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  
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因高吟曰龍  
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  
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  
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

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  
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  
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  
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  
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  
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  
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  
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  
語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  
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

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動夔夔音形二子亦困遂坐

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邪韓愈序

洪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

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  
湜不能詩則曰倚撫糞壤聞孟郊思苦則曰腸肚真  
煎爛樊宗師語澀則曰辭慳義卓濶止於是矣不應  
譏誚輕薄如是之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  
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頭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  
十餘此豈亦退之自謂耶子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  
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也  
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  
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  
之語亦必有是人矣聯句若以公作則若出一口矣  
今讀其劉侯句不及彌明遠甚何至是耶蓋聞君子  
損己以成人之美未聞抑人以取勝也朱子曰此詩  
句法全類韓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  
切近韓字彌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即張籍所譏與  
人為無實駁雜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洪  
氏所疑容貌聲音之陋乃故為幻語以資笑謔又以  
亂其事實使讀者不之覺耳若列仙傳則又好  
好事者因此事而附著之尤不足以為據也

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

師服

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

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

彌明

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

師

服

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

喜

謬當鼎鼐閒妄使水火爭

彌

明

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

師服

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

喜

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

彌明

二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

師服

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

喜

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

彌明

皖皖

莘縮切一作宛

無刃迹團團類天成

師服

遙疑龜負圖出

曝曉正晴

喜

旁有雙耳穿上為孤髻撐

彌明

諸本此下無彌明字朱子曰此

似二子譏道士之詞

或訝短尾銚

音遙又徒吊切

又似無足鐺

楚庚師服切

可惜

寒食毬擲此傍路坑

喜

何當出灰地

徐也切

無計離餅罌

彌明

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

師服

豈能煮仙藥但未汙羊羹

喜

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

彌明

徒示堅重性不過升合盛

師

服傍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

喜

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

彌

明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

師服

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泄情

喜寧依煖熱弊不與寒涼并

彌明

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

喜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

師服

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

豈比俎亘古不為手所橙

徐庚切一作振按作振為是

磨礪去圭角浸潤

著直畧切

光精願君莫嘲諑此物方施行

彌明

巧匠斲

左思魏都賦剞劂斲匠斲積習

山骨

博物志地以名山為輔佐石為之骨

吞聲

鮑照

詩吞聲躑躅不敢言

茵蓋

張衡南都賦芝房茵蓋生其隈

水火爭

周禮天官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

之齊淮南說林訓水火相爭繼在

戰馬纓

左傳鞶厲游纓注鞶當馬膺前

如索 秋瓜蒂 漢古詩 甘瓜抱苦 凍芋 史記貨殖傳 汶山之

義曰 蹲一塊 說苑 舟之僑曰 爲一人施 細泉 庾信詩 湖險

足細 輸寫 漢書 趙廣漢傳 更 洪鑪 魏志 陳琳傳 鼓

泉 輸寫 見者皆輸寫 心腹 洪鑪 洪鑪以燎毛髮 皖皖

天地篇 皖皖然 鈔鑪 方言 盪謂之盪 或謂之鈔 說文 鈔 溫

字也 邵長蘅韻畧 鑪 釜屬 有耳 三足 溫酒器 寒食球 荆楚

也 古樂府 三洲歌 湘東 醜醜 酒廣州 龍頭 鑪 寒食球 歲時

記 寒食爲打毬之戲 新唐書 百官志 中尚署 令寒食獻毬

按此戲 又曰 白打 晚唐 韋莊詩 內官初賜清明火 上相閑

分白打錢 蓋灰地 說文 地 仙藥 曹植詩 王子奉仙 羊羹 中

紀唐之實事 遍 形模 王褒詩 夫漏洩 新唐書 百官志 中書

司馬子期 怒 形模 王褒詩 夫漏洩 新唐書 百官志 中書

洩 二曰 稽緩 三曰 橙 淮南齊俗訓 子路橙溺而受牛 謝注

達矢 四曰 忘誤 橙 橙極同 舉也 升出 溺人 謝以牛也 廣

韻釋 詰橙 挾也 按說文 橙 即拯字也 無平聲 洪本作振 謝

惠連 祭古象文 以物振撥之 善曰 南人以物觸物爲振 今

按廣韻十六蒸雖收拊字而十二庚不收橙  
字只有振字此詩未嘗出韻宜作振爲是  
光精邯鄲淳

述天地交和施行蔡邕獨斷古語曰在車則下惟此時

日月光精按此借石鼎以喻折足覆餗之義刺時相也篇中點睛是

鼎鼎水火四字序言元和七年時李吉甫同平章事史稱

吉甫與李絳數爭論於上前故曰謬當鼎鼎閑妄使水火

爭上每直絳吉甫至中書長吁而已故曰直柄未當權塞

口且吞聲吉甫又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故曰一塊元氣

閉細泉幽竇傾吉甫自爲相專修舊怨故曰方當洪爐燃

益見小器盈又時勸上爲樂李絳爭之上直絳而薄吉甫

又勸上峻刑會上以于頔亦勸峻刑指爲姦臣吉甫失色

故曰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吉甫惡兵部尚書裴均以

爲太子賓客欲自托于吐突承璀以元義方素媚承璀擢

爲京兆尹故曰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所奏請者不過

減削官俸擇人尚主故曰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篇中

言言合於吉甫的爲李吉甫作朱子云託言  
彌明而醜其形貌以資笑噓使人不覺也

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

新唐書武



元衡傳元衡字伯蒼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八年召還秉政章  
皐傳皐字城武貞元初爲劍南西川節度使順宗立  
詔檢校太尉治蜀二十一年爾雅翼孔雀南人收其  
雛養之使極馴擾寘山閒以物絆足旁施羅網伺野  
孔雀至則倒網掩之云元衡以八年三月召還秉  
政其詩鎮蜀時作公詩蓋追和也按以下諸  
詩皆八年作是年三月改比部中史官修撰

穆穆鸞鳳友何年來止茲飄零失故態隔絕抱長思翠角高  
獨聳金華煥相差坐蒙恩顧重畢命守堦墀

鸞鳳友

爾雅翼孔雀生南海蓋鸞鳳之亞

翠角金華

曹植鴟賦戴毛角之雙立埤雅博物志云

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喻如雲霞尾有金翠五年而後  
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

俱衰

和武相公早春聞鸞

早晚飛來入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妒  
歌童作豔聲

錦城

華陽國志蜀郡道西城故錦官也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杜甫詩錦城絲管日紛紛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按洪譜舊編七年今按石鼎聯句七年十二月師服在京師此

詩云泥雨城東路夏槐作雲屯是五六月閒景物自是八年夏作

猛虎落檻穿坐食如孤狔

與豚同

丈夫在富貴豈必守一門公

心有勇氣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沒不自求騰軒僕本亦進

士頗嘗究根源由來骨鯁材喜被軟弱吞低頭受侮笑隱忍

碑

盧骨切

兀

一作死

冤泥雨城東路夏槐作雲屯還家雖闕短

一作

闕短指日親晨殮攜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尊時節不可翫親交

可攀援勉來取金紫勿久休中園

坐食

蔣云朱子曰坐當作求翹按坐字亦通語雖用史而亦稍變其意坐食者言不能外求而止食有限之食

也孤狔

漢書東方朔傳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骨鯁史記陳平世家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

屬低頭

蘇武曰低頭還自憐碑兀郭璞江賦巨石碑兀以前却雲屯謝靈運詩春

高白雲屯晨飧

東晉補南陔詩馨爾夕膳潔爾晨飧家尊晉書王獻之傳謝安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

中園

謝靈運詩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

若溪詩話昌黎送劉師服云攜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尊蘇州送黎尉云祇應傳善政朝夕慰高堂誠儒者迂闊之辭

然貪饕苟得汚累其親孰若清白之爲愈

按昌黎訓子姪詩多涉於名利宋人議之可也此詩攜持令名歸自是粹然醇儒之言若溪迂之何耶詩中骨鯁二語從何意百煉剛化爲繞指柔得來

送劉師服

按云與前詩俱八年夏作是也起  
云夏半與前時合送行詩再作者多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  
盤饌不待酒獻酬士生爲名累有似魚中釣齋財入市賣貴  
者恒難售與讐同豈不畏顛頓爲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

歲晚收

淅然

宋子曰淅爲淅瀝淒涼之義或作晰非

草草

范雲詩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下

空霏

詩谷風賈

耘其業

按記禮運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所謂耘

其業

也

寄皇甫湜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拆書放

牀頭涕與淚垂四昏昏還就枕惘惘夢相值

音治

悲哉無奇術

安得生兩翅

驚晝睡

何孟春曰退之此詩云云盧玉川又有日高文五睡正濃將軍叩門驚周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

斜封三道印句法意象如此豈真相襲者哉

睦州

新唐書地理志睦州新定郡屬江南道

垂四

方云

垂四蓋以涕與淚分言之猶石鼓歌所謂對此涕淚雙滂沱也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按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冬十月丙申以大

雪放朝人有凍路者雀鼠多死蓋非常之雪史冊所紀今此詩云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後詩云藍田十月雪塞關既是大雪時候又同宜為八年之作但公為藍田縣丞廳壁記在十年為考功郎中知制誥時而記云博陵崔斯立種學積文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作記本不在到官之始或八年崔已為

昌黎詩集箋注

卷八

末

雅雨堂

藍田丞未可知也  
姑從史以俟考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  
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  
馬恐平蕩朝鼓矜凌起山齋醅酌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  
妍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餐思共飯夜宿憶同躔舉目  
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崩奔

謝靈運詩折岸屢崩奔

落道平蕩

按落道失道也北史室韋國傳氣候最寒雪沒馬杜甫詩

雪沒錦鞍韉

山齋

梁蘭文帝詩山齋開夜扉

水玉

南山經堂庭之山多水玉郭璞曰水玉今水精也按

喻其顏之清猶趙國策云先生之玉貌也

清顏

陸雲詩彷彿佳人清顏如玉

波濤

按即前贈崔詩所云

高浪駕天

雄文獨玄

漢書揚雄傳雄方草太玄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朝云僕

翰不盡也

誠不能與此數子者並  
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斯立

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興南望愁羣山攢天崑崙凍相映君乃  
寄命於其閒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羣公  
賜食罷驛騶蹋路驕且閑稱多量少鑿裁密念幽柱遺榛  
管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碑兀未可攀歸來殞涕揜關卧心  
之紛亂誰能刪詩翁憔悴斲荒棘清玉刻佩聯玦環腦脂遮  
眼卧壯士大弔蚩招切挂壁無由彎乾坤惠施萬物遂獨於數  
子懷偏慳朝欵暮惜子夜切不可解我心安得如石頑

藍田關

漢書地理志藍田縣山出美玉秦孝公置屬京兆  
尹新唐書地理志藍田畿縣有藍田關故嶢關有

庫山谷 鬼鬼廣雅釋訓 秩卑俸薄新唐書百官志 畿縣丞

有關 典縣丞俸 驕且閑詩碩人 四牡有驕 犯嚴按犯嚴猶云 肆

六十七石 死王云 高亢貌按此云羣 詩翁洪云 指 斲荒棘按孟郊寒

陽岸邊道孟氏莊前溪岸童斲棘勞語言多悲悽又云幽

幽棘針村凍死難耕犁然則斲荒棘乃孟郊之實事也下

句所云清玉刻佩聯玦環其意難曉孫汝聽云珮玦環三

者喻孟詩之工珠為附會且與大韶挂壁無由彎獨於數

子懷偏慳無謂按郊寒溪詩又有斲玉掩骼尚帶瓊荒闌

干之句清玉亦謂冰雪故取其語以悲之言其斲棘荒闌

滿身風雪如玉 玦環白虎通 玦環之不周也爾 壯士洪云

籍病 大韶詩小雅 形 挂壁風俗通 應彬為汲令請主簿 無

由彎北史崔浩傳 手不能彎弓持矛孟郊詩 劍刃凍不割

也 由用 朝欷暮嗟宋玉九辨 惛悽增欷兮後漢書 光武帝紀

牙



佳哉鬱鬱

葱葱然

贈崔立之

按詩云正當雨雪時自與前詩相近時作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哀歌坐空屋不怨但自悲其友名  
子輿忽然憂且思寒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  
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  
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爲薄粥  
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

好事

漢書揚雄傳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漆園吏

史記莊子傳莊子名周嘗爲蒙漆園吏正義曰

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宛句縣北古屬蒙縣

深泥

周禮考工記雖有深泥亦弗之濈也

按此詩不足爲法凡引古過演文且不可而況於詩焉有寥寥小篇演至大半者演則精神不振演則氣勢不緊其

下又並無精神並無氣勢惟落落漢漢就繳六語以了之此豈起衰八代者之合作乎一時敗筆人所時有但學者不可樂其易爲而效之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方云王涯爲舍人見王適墓志本傳畧之顧嗣立曰

按舊唐書王涯傳擢進士第登宏辭科貞元二年召充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左補闕起居舍人松卿云本傳畧之豈但見新書耶按涯貞元八年與公同年進士安得貞元二年先已拜官此必有脫字又非貞元十二年十二年公在董晉幕至二十年公貶陽山詩又必非是時作再考舊書涯傳元和九年正拜舍人而王適墓志云適入闕鄉南山中書舍人王涯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則此爲九年之作無疑又按舊書憲宗紀九年正月己酉大霧而雪尤可爲證以下諸詩皆九年作是年十月轉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以考功郎中知制誥

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平庭滿白皚皚

五來切

今朝躡作瓊瑤跡

為有詩從鳳沼來

皚皚

劉歆遂初賦漂積雪之皚皚

鳳沼

晉書荀勗傳勗久在中書及守尚書令或有賀之者曰奪我鳳

皇池諸君

賀我耶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

志江陵府本荆州南郡屬山南

道按李協律朝見公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此明據也新書朝傳云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不載其為協律然韓愈為張建封節度推官得試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史亦畧之則畧朝不足為異考朝生平履歷見於其文者蓋初寓汴州中第後曾佐滑州元和初分司洛中三年冬嶺南節度楊於陵辟為掌書記四年春赴廣州公作詩送之五年於陵罷鎮朝自江南歸佐盧坦於宣州數月坦遷侍郎入朝時李遜為浙東觀察使辟朝為從事六年曾至京師八月自京還東張籍寓書當於是時八年與皇甫湜書云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累求罷去尚未得九年正月乞假歸葬其叔自署云

浙東道觀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  
是年李遜入爲給事中翔官罷在家卧病食貧則其  
歸荆南當在是時而協律之稱則仍其舊也及十二  
年復應東川盧坦之辟十四年間削平淄青翔已爲  
史官再遷考功郎中下除朗州刺史長慶元年改舒  
州三年召爲禮部郎中四年復出爲廬州終昌黎之  
世其歷官如此九年以前不得歸荆南十四年以後  
不得稱協律觀早日羈遊所一句又決非元和以前  
之作而十年十二年閒公詩有親交乖隔之數則翱  
又似不在京師然則繫之九年庶爲近理但翱系出  
隴西史與集俱不詳其居址或家在京南故曰歸唐  
時隴西李散處四方如李白居蜀李遜客居荆州是  
也

早日羈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歌舞知  
誰在賓僚逐使非宋亭池水綠莫忘蹋芳菲

羈遊

水經注羈遊宣子莫不尋梁契集

云

賓僚

北史裴延儁傳

廣平王贊盛選賓僚逐使非按李翱前後兩為李遜辟其僚友或非  
年十月綬討吳元濟無功以李遜代之遜即翱宋亭  
舊時府主公又有詩送之故知合在九年也杜甫  
聞宋玉宅每詩  
欲到荊州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為詩其末成有見及語樊

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舊唐書憲宗紀九年三

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新唐書樊宗師傳宗師字紹述始為國子主簿歷絳州刺史進諫議大夫未拜卒韓愈稱宗師議論平正有經據嘗薦其材云公集薦樊宗師狀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前檢校水部員外郎樊宗師王云李肇國史補曰元和以後為文奇詭則學於韓愈苦澀則學於樊宗師公此詩及樊墓志銘語奇而澀皆所以效其體也

梁維西南屏山厲水刻屈稟生肖勦子小切又剛難諧在民

物榮公鼎軸老烹幹力健偃帝咨女子往牙燾前盆埽音拂威

風拔惠氣蓋壤兩廟音摩拂茫漫華黑閒指畫變怳歛許勿切又與忽

同誠既富而美章彙霍炳蔚日延講大訓龜判錯袞散樊子

坐賓署演孔刮老佛金春撼玉應厥臭劇蕙鬱遺我一言重

跽受惕齋慄辭慳義卓濶呀豁疚一作疾掇音后掘如新去取

聾音頂雷霆逼颶颶于筆切綴此豈爲訓俚言紹莊屈

梁新唐書地理志興元府漢中郡本梁州漢川郡天寶元年更郡名興元元年爲府山南西道采訪使治梁州

勦剛說文勦勞也廣韻勦輕捷按詩用廣韻之義榮公按新唐書餘慶傳爲山

師遷尚書左僕射拜鳳翔節度復爲太子少師封榮陽郡公則此時尚未封也殆以餘慶本鄭州榮陽人故稱之耶

鼎軸老按新唐書餘慶傳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事貶郴州司馬憲宗立復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曰鼎軸老烹幹王云烹謂烹擊幹謂幹旋言宰制也

軸健屈漢書陸賈傳以新造牙兵書牙旗者將軍之精滕字未集之趙倔強於此輔祭牙文敬建高牙神武

乃拂劉向九歎飄風劇拂方云劇音摩司馬相如子虛賦

托蓬龍埃拂拂兮劇拂上摩蘭蕙下拂羽蓋文選作靡

今漢書賈山傳贊自下劇上序傳只作摩古摩靡劇字皆通今集韻摩下不言靡字非也按劇拂正用子虛賦又魏文

帝詩卑枝拂羽華黑書禹貢華陽悅歛張衡思玄賦歛章蓋修條摩蒼天黑水惟梁州悅歛神化而蟬蛻兮章

彙王云文炳蔚易革卦大人虎變其文炳講大訓書顧命

壁按新唐書餘慶傳餘慶在興元創學廬其子澣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則知日延講大訓

當時有龜判袞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寶者何璋是事也龜判袞判白龜青純詩九罭袞衣繡裳又終南

黻衣繡裳孫云龜判言其所執袞黻言其服講大訓者之錯雜如此按璋判可執詩棫樸奉璋我裁是也執玉龜襲

雖見於玉藻然大抵是卜時執之講大訓無所事此新唐書車服志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賀知章以金龜換酒然

則判言所執龜言所刮揚雄劇秦美蕙鬱周禮春官鬱人

佩袞黻言所服耳新刮語燒書詞慳義濶孫云言詞疾培

地理風俗記鬱芳草也百草之約而義富疾培

革煮以合釀今鬱金香是也詞慳義濶疾培

掘方云疾勞也孫云耳垢也掘掘者討究也耳垢也掘

去耳垢却聞雷霆颺紹莊屈孫云言我綴此答詩豈以為

颺言驚恐不定也訓乎俚言之下聊以紹莊周

屈原而已按莊屈分指鄭樊言以俚言繼和兩奇才也

奉和號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并序方

芻以元和八年出刺號州白樂天有制詞新唐書本

傳劉伯芻字素芝兵部侍郎迺之子擢累給事中李

吉甫當國裴均卒不加贈伯芻為申理乃贈太子少

傅或言其妻均從母也吉甫欲按之求補號州刺史

呂溫號州三堂記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

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

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

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



號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爲亭臺島渚目其處爲  
三堂劉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  
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閒又作二十一詩  
以詠其事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文

一作

浮枕簟瓦影蔭龜魚

水文

釋名風吹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龜  
連也水小波曰淪淪倫也小文相次有倫理也

魚

周禮天官鼈人春  
獻鼈蜃秋獻龜魚

流水

汨汨幾時休從春復到秋只言池未滿池滿強交流

汨汨

枚乘七發  
混汨汨兮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闕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南館

魏文帝與吳質書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東湖

水經注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深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

四壁

史記司馬相如傳家徒四壁立

竹溪

藹藹溪流慢梢梢岸篠長穿沙碧斲

古旱切

淨落水紫苞香

梢梢

爾雅釋木無枝柯梢梢長而殺者

注謂木

紫苞香

左思吳都賦苞筍抽節謝靈運詩初

篁苞綠籜又野蕨漸紫苞云竹未嘗有香而少陵以香言之豈風吹細細香前輩嘗云竹未嘗有香而少陵以香言之豈知公亦有落水紫苞香之語乎按唐詩香字不止詠竹太白又以屬柳有風吹柳花滿店香句皆但言其清新之氣也何疑於杜與韓耶宋詩翠字亦不作黛綠解只作新鮮義東坡有之古人下字取神往往如此

###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當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

### 花鳥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鳥處水上覓紅雲

###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號

西山

新月迎宵挂晴雲到晚留爲遮西望眼終是懶回頭

竹逕

無塵從不埽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埽彈

按此二字皆從竹說言竹之低垂者不必有塵而待其埽除竹之高挺者不必有鳥而從其彈擊皆狀竹

茂密以啟下義也若作逕靜不埽鳥過人彈或引盛宏之荆州記大竹屈垂埽拂石逕猶得字面或引左思蜀都賦彈言鳥於森木則失其義矣何與下文耶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撼撼

所隔切

那似卷翻翻

撼撼

夏侯湛寒苦語

翻翻

詩瓠葉幡

稻畦

郢音

布畦堪數枝分水莫尋魚肥知己秀鶴沒覺初添

郢

桓譚新論守邊隅趁作郢自生於小地方云

枝分

水經

郢博局上方目也朱子曰博局當云棋局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源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丁寧紅與紫慎莫一時開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長風

宋玉高唐賦長風至而波起

鏡潭

非鑄復非銘泓澄忽此逢魚鰕不用避只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

方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

作

大戴禮勸學篇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殆教忘身禍哉乃後漢書廉范傳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注作

協韻音則護反廣韻作造也本臧洛切叶側箇切

梯橋

乍似上青冥初疑躡齒苔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

飛仙骨

列子湯問篇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勝數焉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如清妍却成相映燭

按唐人七絕分派已言之卷七矣五絕分派王李正宗之外杜甫一派錢起一派裴王一派李賀一派昌黎一派昌黎派遂為東坡所宗而陸放翁承之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原注盧汀李逢吉新唐書李逢吉傳

逢吉字虛舟擢進士第元和時遷中書舍人程大昌演繁露國忌行香起於後魏江左齊梁間何尚之設八關齋集朝士自行香東魏靜帝嘗設法會衆輦行香凡云行香者步進前而周匝道場仍自炷香為禮

也按唐六典凡國忌行香京文武五品以上與清官七品以上

天街東西異祇命遂成遊月明御溝一作曉蟬吟隄樹秋老

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寂寥二三子歸騎得相收

天街

按天街乃長安街即公詩所謂天街小雨潤如酥者也東西異者即華山女詩所謂街東街西也舊注引

史記天官書畢昴閒爲天街是天街二字所由來不是此處事實祇命孫云謂承詔也御溝卓文君白

頭吟

蹀躞御溝

相收

莊子山木篇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

江漢一首答孟郊

按孟郊贈韓郎中愈二首有曰何以定交契贈君高山石何以保貞

堅贈君青松色又曰衆人尚肥華志士多飢羸願君保此節天意當察微云云頗與此詩語義相應題稱

韓郎中蓋於比部時也十月轉考功郎中則郊已沒矣公與郊唱和之詩止於此

江漢雖云廣乘舟渡無艱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淒風結



衝波狐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平聲一作炎炎苟能行

忠信可以居夷蠻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何以復見贈繼

繼在不諼

江漢詩漢廣漢之廣矣不可泳流沙書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衝波陸機詩寒華燭秦嘉詩飄飄帷帳熒熒華燭爛爛方云楚辭爛字

技剡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繼繼左傳繼繼從公無通外內

廣宣上人頻見過云廣宣蜀僧元和中住長安國寺寺有紅樓宣有詩名號紅樓

集按國史補章相貫之為尚書右丞入內僧廣宣贊

門曰竊聞閣下不久拜相貫之叱曰安得此不執之言命紙草奏僧恐懼走出則廣宣乃奔走於公卿之

門者題曰頻見過甚厭之也此詩未能定其年月但貫之為尚書右丞入相事在九年而公在朝已久是

年十月以考功郎中掌制誥廣宣以詩為名意實在

於趨炎則奔走長安街時  
時見過或即在此時也

三百六旬長擾擾不衝風雨即塵埃久慙朝士無禪補空愧  
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  
遊人少紅葉牕前有幾堆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

張道士

原注中丞裴度也按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九年十一月以中書舍人裴度爲御史中丞而

公送張道士序云元和九年三獻書不報則此詩可決爲九年之作矣衛員外未審何人考公所相與者爲衛中行集中有衛府君墓志云元和十年其弟中行爲尚書兵部郎則九年爲禮部員外十年轉兵部郎中官階可推史可略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爲逢桃樹相料

音聊理不

覺中丞喝道來

土骨堆

按記檀弓延陵季子曰骨肉復歸於土今古墓則惟土與骨而已矣故曰土骨堆

相料理

世說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按齊民要術先耕作壟然後散榆莢榆生與草俱長

未須料理明年放火燒之又明年喝道按喝道自古有之

勵去惡者料理桃樹當亦此類人也古今注云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即喝道也應爰詩無用

相呵喝

答道士寄樹雞

原注樹雞木耳之大者云東坡和陶詩黃菘養土羔老楮生樹雞即此

按道士自即前後詩張道士故不著明

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割

乖龍左耳來

昌黎詩集箋注

卷八

五

雅雨堂

軟濕

齊民要術木耳莖取棗桑榆柳樹邊生猶軟濕者煮五沸去腥汁

華陽洞

龍城錄茅山隱士吳

綽采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三珠戲於松下綽從之奔入洞中化為龍三珠填左耳中綽以藥斧斫之落左

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馮贇雲仙雜記天罰爭龍必割其耳

送張道士

公序云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跡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

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序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

高或作南

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劔鋒白差差恨無一尺

捶一作篋

為國管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

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眾人莫

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

平聲

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

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寧當不  
竣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  
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  
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

一作

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

從容進退閒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爲但當勵  
前操富貴非公誰

熊豹姿

左傳是子也熊虎之狀

一尺捶

賈誼過秦論執捶拊以鞭笞天下

三上書

晉

詩話昌黎送張道士詣闕三上書云云韋應物送李山人云聖朝多遺逸披膽謁至尊豈是賀榮寵誓將救元元聖俞贈師魯云臣豈爲身謀而邀陛下賈道士貴黃冠

下賤皆急於得君非爲利祿計也

黃冠

劉刪詩名山本鬱盤道士貴黃冠

狂童

指吳元濟也

章奏

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於天子有四披各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披

披

屈原九歌雲衣兮披披

不爾

世說謝公曰外人論殊不爾

倚門

齊國策王孫賈母曰汝朝出而

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

連環

齊國策秦昭王遣使遺君王后玉連環隨巢子召人

以環絕清伊

伊一作漪朱子曰伊水在嵩北若前作嵩南即此處不可作伊若作嵩高則此處乃可作

人以袂清伊 伊一作漪朱子曰伊水在嵩北若前作嵩南即此處不可作伊若作嵩高則此處乃可作

伊耳漪字雖可通用然本不從水只是語助詞如書斷斷

猶大學作令莊子而我猶為人猗亦是此類故說文水部無之但因詩伐檀連猗淪猗故俗遂加水用之而韓公亦有舍風漪之句則此作漪亦未可知今上文既作嵩高則

此且公家 左傳公家之利不利史記管仲傳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

原注胡証也舊唐書憲宗紀九年十一月以御史中

丞胡証為單于大都護振武靈勝等節度使新唐書胡証傳証字啟中河東人舉進士累遷諫議大夫元

和九年党項擾邊証以儒而勇選拜振武軍節度使  
〔新唐書地理志〕鄯州下都督府鄯城西南有天威軍  
軍故石堡城開元十七年  
置初曰振武軍屬隴右道

傾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戎旆暫停辭社樹

諸本作弩

夫前驅煩縣令方從闕本

里門先下敬鄉人橫飛玉盞家山曉遠蹠金珂

塞草春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毛新

寵光

〔詩〕蓼蕭爲龍爲光〔傳〕龍寵也

虎臣

〔詩〕泮水矯矯虎臣

辭社樹

〔莊子〕人間世篇匠石之齊

見樛社樹〔方云〕趙麟因話錄胡証建節赴振武過河中時趙宗儒爲帥証持刺稱百姓入謁獻詩曰詩書入京國旌節過鄉關若用弩矢云云

非胡公敬共桑梓之意

下里門

〔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徙居陵里子慶醉歸入

門外不下車奮讓之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後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

家〔後漢書〕張湛傳湛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

哉 玉盞

記明堂位爵用玉盞

遠蹠

徐陵詩聞珂知馬蹠

金珂

西京雜記武帝時長安盛飾鞍馬以

南海白蜃爲珂紫金爲革以飾其上

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六品以下去珂

膽氣

後漢書光武紀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按新唐書証傳証旅力絕人曾脫晉公裴度於厄時人稱其俠今以儒而勇受任節鉞而公亦自負膽氣乃老於文字之職故結句云云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八